兩朝從信錄

[illegible]此公論黔事須明[illegible]邪說可以止矣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諸餉之說舌敝頴禿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借爲苗可撫而不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 汲六功在社稷

非一日矣邇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擒必誅火之燎
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
賞之花紅與說甚縱之保路苗以撫懸我我以撫自愚卒
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
之張佣張佣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
局始為之盪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
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覓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
有如剏　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指道臣之輿刃削同知
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阿
堵為之囮而豈馬戶店戶所能縱乎又如昔之桀舞嬰兒

刀刳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劫，一燒絕滅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山斷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所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操乎。黔省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袤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箐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職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為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拒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耗必去之而後已況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普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慎當事而併以慎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illegible]法[illegible]寸其候[illegible][illegible]勝于法亦此二者見[illegible]省有公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盖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儆斥曰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猶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欲其修斿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　恩圖報情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
及祭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以天性至情相感悟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詎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諭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此不便宰牛是皆口之禁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爲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蔭其儕子例爲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巳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巳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經綸拂經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令乃
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凡民之家禮法自
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　紫禁邃密保姆何
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
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使生疑鐘鼓時聞
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
令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說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此固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為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求軫念邊疆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加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喔咿嚅呪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云云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嚴肅。外惕邊猶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上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
聖聽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鰓鰓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
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
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
宣捷再覲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
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任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忽
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
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怵以遴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尤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
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尤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梧棬飲痛者。特外廷遼遠。
無由得知。而丕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尤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曾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孰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尤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大誥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

閽不易柰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觕匋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古裔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駱師恭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遂是以悲耳臣喟然與數同此掖廷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尤怜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吝泣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爲萬萬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閒巷寢婆之身何得輒混觀聽況中涓群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爲炯戒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片言千古

毒流縉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
聽朧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兩
得一嬸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曉曉勿聽何爲者也竊竊讀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各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
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

稟然要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諭詞
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關力爭臣喜此心即
可以爲堯舜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克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爲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
皇上析然轉圜立收 成諭出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
問勞示毋忌憚頻所不令出入大内濱近 宸嚴至于内
侍人員亦須有揀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讀之氣香 紬拶

頒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非而旋賞使展轉猜疑愈開罅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佟養眞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爲夷之腓脾近者數將分守鎮江吾欲掌趾除兇計須扼亢拊背茲者天心厭亂兵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佟養眞等成擒捉兵二百人持長鯨于海上翦翦數千里 獻俘虜于闕前向闕奏捷日日聆入 國門之跼今見檻四人人喜咲逆賊之肉風鳳山之腥膻風掃三岔河之戮士一色飛遼左與師此爲吐氣賊奴授首此爲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指比宋廣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臆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采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愼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坐帝怒愼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敷帝悅以語愼夫人爲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生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況我
皇上擴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
欽祖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朝是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卻坐之戀也不意有干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體言心猶
處不透徹于

聖上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苦我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已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子于是世始嘖嘖而稱之曰此

切中

第一義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毋反覆斯旨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不能爲一體中外不及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疆埸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諫可以取懽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告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令後凡有奏章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詞一一不得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見臣同官馬鳴起　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為不世出之
主舍己從人未嘗不可為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為成
湯亦在力行之而已欽此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
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默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幾至狼狽、力疾前行、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攜、一望
天顔、祇謁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　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方許於畢亦忍可感亦位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叨斯
重賞。頃兵部差官賫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賫回。俟
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職。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
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
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
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
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
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游丐替代。羸弱

足見老成之識深慮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假募狎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覘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力毋尼成毋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恥消中外之隱憂此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

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瑣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

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

外遏奴氣于方張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圖廟勝于萬全有

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疆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

臣一腔熱血揀洒榆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緣應泰曾議用江夷今反為奴先着誰恨哉

臣一揭謂奴調魚皮達子萬餘鉄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請關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關上無一兵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藏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關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為關上前茅一則控險扼要為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機變在于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旦晚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干而宜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縱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為攘臂徒搏耳從廣

催兵出關

檄西事

寧而西，寧前衛乃道咽喉，遼接廣寧，聲息相通，輔車共依，必擇宿將提健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

修薊門

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密邇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遼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片石桃林喜峰等處，宜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綢繆，同心共濟，補緝罅漏，毋叫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

補給安家

至川兵二萬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恐後，勇力可資，而每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糈不足，當亟行

撥積口糧

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川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撥賞川兵

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投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川兵路遠本科以千[illegible]月中尚存之路[illegible]其泉所[illegible]者加[illegible]後不[illegible]之

命者，職不信也。若統川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早

為之計，毋輕付紈袴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

覺兵多，而職等據册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

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路之額，情急眼穿，尤寂無音耗，該

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鄰

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湧貴，伏乞

勑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脚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准輸則
軍無乏色可冀投超馬無倒換可冀騰襲共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爲有事之防毋
有事紐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蓋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卜年等皆經略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腸一心利害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愷惻具奏以臣書爲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

為人媕䆃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緣臣之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臣宜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其同甘苦同運籌謀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為惟

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爲國非爲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華任聽勘議罪、噫言何容易也、

皇上旣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爲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倏罪倏寬、倏用倏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朝廷之體、臣愚以爲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眞、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佟養眞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眞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

佟卞年逆家谷佑楚中亦自明此心之無二也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卞年亦不幸而生佟大家也言

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遴卞年拔能附鳳叨一甲第豈有

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用才能之士即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爲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

報

聖恩卞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

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

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

番公案上以釋

丁許多
藤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聽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　恩諸臣亦殫心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肯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自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日進城二十九日見　朝十一月廿六日辭　朝

論逆事疏何止千封若箇如此斬截痛快寧可多得一字不虛一字

大逆佟餋眞伏誅

佟餋眞三名凌遲、門歐朋四名處斬、汾與巳故朋狩賓梟首、傳示遼東、前案劉丁甯斥矣。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怵庸孱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真心任事之臣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是以當罪并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氷不開、夷情緊急、口口事事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人看菊花島者。臣竊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疲卒幾許。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义站之沖、閱而逐路挑選徒丁、沙汰残卒、有驛丞典史之不肯爲者。而臣耳從事焉。倉倉

壯哉

非異情激
合此更無
別策耳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旣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盡亦所難照只得若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令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麥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提兵旣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二枝嵩殺逬軍逬將使三軍

可為經國狀時名疏亦可為明倫盡性快者古人已往可勝浩歎

不忘君

不忘師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為高，臣且感且驚。夫人

莫不榮仕進，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

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弱冠為刑

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邁隻千古，臣官其官，

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譴者，臣里則御史

傅應禎、劉台，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

官則汪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

死之身頓起立　朝𦨀憶昔游不勝琴亡之戚臣獨何心久玷斑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揶揄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揔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竭蹷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平大馬

論遼事

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貫鬼神鑒之、

陛下朝講無問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如釐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藥石之言沁入肌骨

皇上重托彼必思萬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眷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純粹無私從無嫌功害成之心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紛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彼擺算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悃寄物

於人可得失豈失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逆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乃成而有餒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儆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為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可悲

論諫官

將敎過宥罪在人策勵之耳憶臣癸未備官掖垣時偕同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饔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熊皆効力彊埸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鈐不患無倜儻非常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警拊髀而思盱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勿以緩圖之頂

皇上以客氏故譴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令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蓋幼讀唯女子與

小人爲難發詰又讀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狎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操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吝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爲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在一反掌間耳姑乞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環諸臣同一言事也而輕重异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

近日事引証得明

以寛馬鳴起張捷倒寛朱欽相倪思輝王志一十三人則法平矣不然蕭王霜霞岐路伶俜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自悲更有爲朝臣悲者

進巳而退人恨巳而揚人君子盛德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纔入 朝受寵鍾鳴漏盡之請不若使諸臣在 朝舒鳳鳴九皐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爲矣所望收回 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

望相臣

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榮筍故不勝惓惓雖然臣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將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日望之

禁閨礦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倘倡言採礦

議遣留侯　孫大關要

上曰前者戶部言榷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礦啟釁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萬曆庚寅　國本未定建言者非遭斥逐則疏報留中公于時偕其草疏姚千言因所忌諱已而思之曰此其事未可以口舌爭　宮闈無轉移之機即聖天子欲從公議而肘腋間從中撓之無濟也下是以正論激鄭戚嗾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　貴妃求轉移於內意謂　貴妃縱不計　宗社豈不念身家誠念身家而　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戚畹初不應公言之愈厲曰安危在此一舉耳不以性命感動多方得請吾儕且懼及之耳異日無噍類矣戚畹懼乃以情請　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神宗震怒詰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彼時雖未出公名而神宗　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佐升孫公蕃而降謫之甘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

丁然

高

夏高

盛峯

請溫習經書

飛之冉游，默扶風本也。不然，一緣降請，再家削籍，姚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輩其故可加也。夫廷諍頸諫，權幹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忠因揭于日月，乃於要國若心直，欲嘿然轉移，以定大計，身冒履虎之險。則其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聊使幸而濟，雖四皓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辯口不道於微，偏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有能道其詳者，將正樂聞南之典，故大學木公國昨等公揭表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讀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吏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

欽差宣撫
四川會寄
安

特發帑金　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民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攸叙稱朕軫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戸兵二部項因逆酋構衘四川土兵内變深軫朕懷爾毎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内帑朕念内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蹂虜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

發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等用

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毋還酌量緩急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即報捷獻俘不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而聞而危形立見

經略共當捐此形迹

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芻糇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令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又以道臣之延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逃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與所發揚神情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迫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掣肘之而今相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

到永平撫寧計住關實止四十二日耳、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
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
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
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爲緊關、
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
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延兵二萬八千止允五

干，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略也，分布挑練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儆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略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略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略住廣寧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盖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攝之苦懷，定要疑及，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怵怵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　亟勑兵部作速議處

山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只徙乎山門為賊虜所笑凡樞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常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爭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且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論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三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往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宗則艴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嗔人點破以為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眞情而頓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繇而爲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川中將士

述程與撫臣議曰本職久宦邊陲以諳虜勇態生長西蜀備知川兵如永寧宣撫奢寅其屬則有樊龍何祿符國禎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如石柱宣慰馬祥麟其屬則有陳思宇尚時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如施州宣慰覃永化其屬覃之傑覃文化皆百夫之傑其兵可募三千也如羅綱壩二十四堡其長覃大李黃懷劉登榮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程塘衛如方武重之爲梟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爲英勇其兵

楊公胸中有數萬甲兵

可千人也蓋川之兵地險途隘兵不用馬又不擅危是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行此川楚土漢之兵常勝于西北介馬之兵也自述程爲諸生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後親過庐蜀土司頗相認識令願以冬抄餘日親至蜀只楚汛招募土漢之兵計得一二萬人必極精極勇者以備登萊前茅之用餘以各省新招者佐之有此敢死之士常前批虜餘兵接濟揭虜政恃以牽制廣寧方爲若寔愆獨此也登萊所缺者船隻器械蓋不支川職抵川湖招募則路必出荆州可即于荆州打造船隻凡綿甲腦包弓矢鎗箭職主之再撥一府佐相助皆可刻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募兵近在楚蜀職之見述中見爲鄖陽撫臣相與圖畫則招征必速而費帑餉報不足皆可那借以代補還且職見素能以威信服四省之轄兵而荆襄材料充斥之地藉其拮据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餉粮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中先動三萬兩餘俟多方陸續運發務敷招兵二萬之用而二萬之兵即于部覆原額五萬數內扣棄其月餉亦于戶部原額數內支銷殆非增兵以靡餉也倘若前言虞所各鎮已先征及則更有遼武邊將太平長官數口六標于浪土

司、平州下司、其主將英傑皆可一推而至之、備而求之、不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朗先上疏言、臣先有疏、欲于原調川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蔡思充以廣寧待用川兵甚急、不能分濟、則舍道臣往其分之一途、更無處法矣、夫兵在額內。餉無外增。似不必再瀆

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下部之

命。而職不能待覆爲之、然有不得不

上聞者矣。

十一月己亥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遊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戸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作闘遼信指倖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冗用化爲有用只在作事者一轉念耳

苦心苦口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帳歎曰嗜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略熊廷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敢冒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涓之梅若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餧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爲人事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癖寐乞憐于司農而爲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

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布政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之前官、乃拜

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且將奉　勅前往相機撫勦

足以蚉負山以蠡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蹷期

滅此而後朝食、第賊勢日熾、兵馬役荒、不無肘腋之慮、

幾欲稍請兵糧、多滋費餉、惟湖州一枝、見在京師、固

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安家之費、無衙之請、如于

新帑給以行糧、便于舊額銷共乃樂足地方稍得多士、

而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相公處援

濟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代乞當道照題督行、小

臣幸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

求之恐生一路之援、又

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莫如此立心

忠公有誠之言後來畢竟從此者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合水環縣慶陽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賊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花峪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洋平谷驛人民被殺擄搶掠鎮店房屋俱用火焚燒

民三千餘
家河北大
勝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闔郡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
初一日賊回，留荒諸，着撫院李了杜總兵便，能如不聲
杜總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商安等情十是遠
近震動，商賈逃殺，有謂賊入十谷驛，衣裝一如漢人，肯
衣絲帶，隨押包馬，騎入騎中，作換馬狀，入殺，殺人者有
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衙役在內死守
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擡去者
有謂總兵官坐八轎，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嚮
大纛引領搶掠，搆說李永芳，從古遼東，殘衙不能占陝
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參有謂賊
牽來馬騾數萬，滿載驛騎，前後剩丁生畜人口，不無遺
落，我兵收得拉報，奪回者，又據府推縣申稱，八月二十
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所子街
東至延長縣千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坪
要熱子原，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
人口生畜，蹂踐田禾，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
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
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中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踪入，左支右

蓋中皆兵大丑梁之手

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　嚴旨屢頒　朝算可謂周詳竟未有戮力衛鋒為　國家伸一氣此無他將無死綏之志或真病而繼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床褥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貫劉徵黑雲鶴周守廉高國貞等才智通拔者固多而貪黠恇怯者不少聞有散粮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發徙丁壯馬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有

方奇正合乎　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遼中諸將推擬或另揀勇略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碩合抱之材始于拱把令之所將參參矣樞部宜就列道諸臣前後薦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備崙闒無若朱膺擢等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楚撥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蹂入烽火達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職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有言虜投設書不拏杜總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撫何辭以解弟大將而為虜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譏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而階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內素仇文煥更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文墨竟爲兩臣推出重担署不爲地方啓睫計誠爲確論則杜文煥者似宜苴行罰治令即出料理秣馬厲兵務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核餉盡數解發使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登萊之兵第使游徼海上則二萬已爲多若使之會同登

取用銅炮足見都諫苦心處

棹進海南衛制奴衆則楓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　明旨矣頃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兵報發僅滿萬闋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　勑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粤海陽江縣撈得銅鉋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放撁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核叅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勑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

申飭計典愼咨訪杜私揭指資格核卓異懲摘辨

逮鄭之范于理追贓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功在　國本故也。

當

三十餘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

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諫

旨下廷杖一百爲民骨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繞

欲從龍比爲地下游矣乃

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弃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令

主意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蔡之者擬爲必岸然一

激烈丈夫及就之口絕不談矜節或言

廷杖事輒引爲耻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

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爲湖兵聚

衆鬬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鬬首禍的嚴查具

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叅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眞如嚴霜烈日。令起懦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

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

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遥

之時通州密邇　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旣工部之衣械

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

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淹留　都下則嘗求加銜無詞以解

良法

也、向使景珍非人　京貟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渊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田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逭、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愼、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僥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就嚷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則役必以鑿空應、無乃朘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着爲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即具　請加銜遣是而于擇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冊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奏上誰不望掄關而踴躍廢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為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　都門不一舍有何跋涉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列兆肯任足于通薊廢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插關上暫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務着寔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撻伐不難矣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叅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直北即是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溫界，過陳錢下八金雞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劉河崇明，進運進江，即狼山楊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廻三百餘里，前溪水可食，可種植，可發，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蜃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為盜，此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